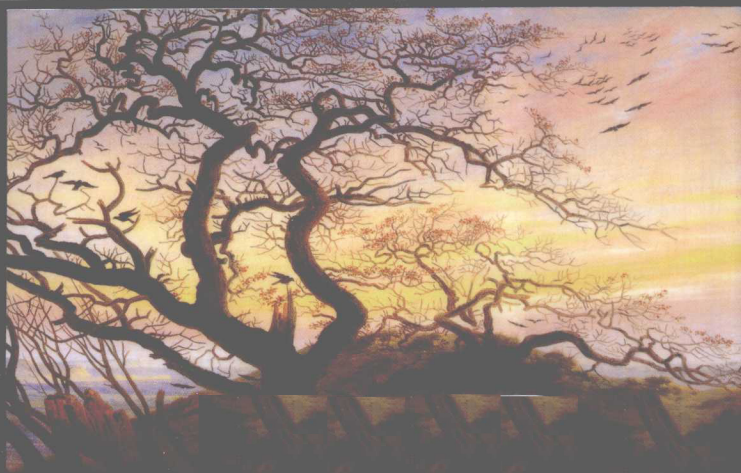


原 著：[美] 爱伦·坡 编 译：最恐门
[英] 雅各布斯等



古堡魅影、血色复仇、家族秘密、离奇失踪、诡秘生物、
亡灵诅咒、致命梦魇、海上奇遇、高空脱脸……各种云谲
波诡的事件共同交织成一场灵异盛宴

灵异小说爱好者必读作品

共赴书页间的惊悚之旅 过山车般的心灵体验

 文匯出版社

西方经典灵异故事精选·第二辑



钢琴上的诅咒

原著：[美]爱伦·坡

编译：最恐门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钢琴上的诅咒 / (美)坡(Poe, E. A.)等著; 最恐门编译. — 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0. 8

(西方经典灵异故事精选)

ISBN 978-7-80741-958-7

I. ①钢… II. ①坡… ②最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世界-近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世界-现代

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39228号

钢琴上的诅咒 (西方经典灵异故事精选·第二辑)

原 著: [美]爱伦·坡
[英]雅各布斯等
编 译: 最恐门

出 版 人: 桂国强
责任编辑: 张 涛
装帧设计: 丁 轶

出版发行: **文汇出版社**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: 200041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照 排: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: 上海建工印刷厂

版 次: 2010年8月第1版
印 次: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开 本: 720×960毫米 1/16
字 数: 230千
印 张: 15.5

ISBN: 978-7-80741-958-7
定 价: 28.00元

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

PREFACE

序

灵异小说，在西方是一种有着独特魅力和悠久历史的通俗小说，颇受百姓阶层的喜爱，其销售曾数度达及历史高峰，为各类通俗小说之最，仅亚马逊书店每年可向读者提供的灵异小说书目便达数千种。

灵异小说起源于西方的哥特小说，一般以鬼怪、幽灵为主要描写对象，突出超自然的神秘元素，给人造成心惊肉跳、毛骨悚然的恐怖享受。

在西方不乏众多的大文豪也加入到灵异小说的创作队伍中来，如威廉·雅各布斯、亨利·詹姆斯、霍桑、埃米利·佐拉、查尔斯·狄更斯、亚历山大·普希金等，他们的加入更促进了灵异小说的发展和成熟。

本丛书是一套西方短篇灵异故事合集，共分三辑，主要以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英、美、俄、法、德等作家的优秀灵异小说为蓝本，经过编译、加工而成。

本丛书收集的都是西方灵异小说史上的经典



作品。故事选取突出恐怖性、诡异性、惊险性,只选取可读性高、悬念性强的作品。原著内容累赘冗长,文字晦涩繁琐的地方,都经过编译者的深入加工,力争使之通俗易懂,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。

本套丛书由悬恐原创新势力——“最恐门悬恐原创社”主创成员执笔译写。他们都是活跃在国内一线悬恐原创作者,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大批的粉丝团。由他们来执笔,有效地保证了故事的质量。

纵观本书,不仅具有极强的阅读价值,还具有较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,是国内难得一见的高品质休闲读物。

编者

2010年6月于北京

CONTENTS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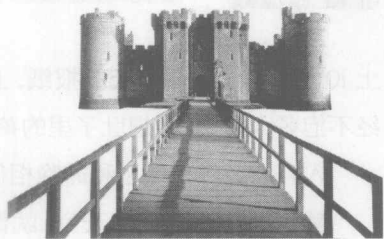
序	I
奇异梦境 / [英]梅里森·卡赞	001
米赛格洛庄园 / [法]莫里艾可	005
狗魂不散 / [美]安布罗·比尔	015
深度催眠 / [美]爱伦·坡	020
不肯走的女人 / [美]阿尔杰农·布莱克伍德	026
荒原墓穴 / [英]维森特·卡赞	032
冤魂悬案 / [德]约翰·摩根	044
古玩店 / [美]威廉·福克纳	052
玛德莱娜修女 / [美]休·B.凯夫	061
尾行的人 / [英]艾姆·瑞爱特	071
复活 / [英]尤文·维特卡	076
钢琴上的诅咒 / [英]文森特·卡罗梅	081



CONTENTS

目录

猴爪 / [英]雅各布斯	087
邪医 / [英]A·M·克莱恩	099
监狱诡异事件 / [美]卡尔·艾格比	104
不可思议的骷髅骨 / [美]威廉·霍其森	116
幽灵之手 / [美]卡尔·雅各比	126
牧师的请求 / [美]詹姆斯	133
多伦多怪谈 / [加]约翰·查理·邓特	139
不死尸 / [美]安布罗斯·比尔斯	154
真菌人 / [英]威廉·霍奇森	159
黑奴之灵 / [美]欧文斯	168
生死旅程 / [法]乔·海姆	179
鸟怪 / [英]埃·司拜塞	186
怨灵的诱唆 / [美]亨利·特里特·斯佩里	192
鬼来信 / [美]苏珊·格雷厄姆	198
生死约定 / [法]梅里美	205
人骨标本 / [意]克兰·杰罗姆	215
灵界马车 / [意]赛思·高丁	221
断手 / [法]莫泊桑	233



奇异梦境

这段时间她都睡得很熟，很少做梦，可在今晚，那种呼唤声又出现了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她出现的地方不是在天空中，而是出现在一个码头。

[英]梅里森·卡赞

马尔蒂眼睛通红地坐在沙发上，报纸上报道的正是昨晚发生的空难消息，一架货机不幸坠落，她丈夫索斯特正是那架飞机上的工作人员。

电视机里的主持人语带悲伤地说着这起空难事故，当提到“目前下落不明”这几个字的时候，马尔蒂再次捂着脸，止不住地痛哭起来。

那晚她很晚才睡着，感觉很累，身心俱疲。

她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梦里面出现了她丈夫的脸，还有两人拥吻时的场景。接下来她出现在了一架飞机上，正坐在椅子上和丈夫面对面聊着天，天空一片湛蓝。

飞机忽然发生了剧烈的震动，机内的工作人员都慌了手脚，出现的是几张陌生的脸孔，他们在大声地对着驾驶员讲话。马尔蒂只想握紧丈夫的手，但怎么也动不了，就像是被定了身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，工作人员拿着工具箱跑向了机尾，她丈夫紧跟其后很快地消失在了舱内。

“亲爱的，别去——”

她声嘶力竭地喊出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正大大地睁着，屋里一片黑暗。后背出了很多汗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当她逐渐清醒的时候，才知道是一场梦。

第二天她没有去上班，陪了丈夫的家人一整天，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



上10点。桌子上是今天的报纸，上面依然写着“搜索尚未有结果”。她对此已经不再抱多大希望，想想肚子里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，她的眼圈再次湿了。

入睡后竟然又做了和昨晚相似的梦，就像是它的延续。

梦里她站在高高的天空，就像是块不动的云彩，看着飞机倾斜而下坠入到下面的云层，机尾带着浓烟划着一条弯曲的轨迹。

马尔蒂想向下看看飞机的状况，她的身体没有动，眼睛却能直直地穿透云层，模糊地看到下面是一片海洋，飞机已经不见了。

梦里面她竭力地寻找飞机的踪影，但什么也没有看见，忽然隐约地听见丈夫的声音，就像是山谷回声，很轻很轻。

“亲爱的，快来救我——快来——”

她激动得想要喊“你在哪里”，梦就醒了。

这会不会是某种讯息呢？马尔蒂立刻爬起床，天还没亮就开车来到了母亲家。

“我亲爱的孩子，你来得这么急，索斯特他是不是有下落了？”

马尔蒂哀伤地摇摇头，然后把她的梦告诉了母亲。

“可怜的孩子，你太想念他了，梦是不真实的，你一定要坚强。”老妇人温柔地摸着她的头发。

“不，妈妈，我相信他还活着。”

“傻孩子，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你还是节哀顺变吧。”

马尔蒂这样说也只是在表面上安慰自己，母亲的一番话，让她再次失去了希望。

事情发生六天了，新闻报道已经不再关注这件事，电视、报纸等媒体提前宣布了死者名单，索斯特的名字正在其中。

马尔蒂调整着低落的情绪，她终于有勇气要面对以后一个人的生活，那个梦也没有再出现。

就在事发的第九天，她又听到了丈夫的呼喊：“亲爱的，快来救我——快点来——”

每次等她想要喊丈夫名字的时候，梦就醒了，一连三天都是如此。梦里她都是站在空旷的天空上，声音从下面不知什么方位传来。

马尔蒂对丈夫还活着这件事，重新燃起了希望。她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警察局，虽然结果已经是她早就料到的。

“这位女士，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助你？”一个高个子警员接待了她。

马尔蒂试着让自己放松下来，好把整件事复述清楚，当她讲起她的梦境时，那个警员明显在走神了。

“警察先生，不知道您听没听明白我的意思？”

“当然明白。”高个子警员摆了摆手，“您让我们去救您丈夫，您觉得他还活着，单单只凭你做的那些梦吗？”

他显得有点恼火，“夫人，这里不是出版社，可能您来错地方了。”他的话里带着明显的嘲讽，一定是把她当做成故意捣乱的了。

马尔蒂仍然不肯妥协，再次请求道：“您就派人去找找吧，我相信他还活着。”

“夫人，这不可能，我除了劝您节哀顺变之外，我们无能为力。”

就这样，马尔蒂垂头丧气地出了警察局，天空下起了小雨。她没有打伞，一个人在街上慢慢地走着，希望这场雨能够把她彻底淋醒。

就这样事情过去一个多月了，她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，每天一个人回家做饭、睡觉，肚子里的孩子也在一点点地长大。

这段时间她都睡得很熟，很少做梦，可在今晚，那种呼唤声又出现了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她出现的地方不是在天空中，而是出现在一个码头。

码头工正在忙着装卸货物，太阳西落，街道很热闹。自己是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，她所看的方向是一片汪洋大海。那声音就是从海的远方传来，声音听上去比之前更加急迫。

她朝着一位船长打扮的人走去，想找艘船出发时，梦醒了。

她本来没有当回事，可接连好几天都做起了同样的梦，丈夫的呼喊一声比一声嘶力竭，让她痛到心里。

她请了一个很长的假，决定去寻找梦境里的地方。她坚信丈夫还活着，这种信念不会再动摇，就算走遍天涯海角，她也要找下去。

之后，她带上了所有的积蓄，走遍了一个接一个的海边小镇。风雨无阻、马不停蹄，她始终没有放弃，坚信丈夫还活着，正等着她去营救。



就在三个月后的一天，马尔蒂来到了东部的一个小村落。

一进去就有种很强烈的感觉，有些像是激动，又有点紧张，很难形容。当她来到码头，一眼看见正和梦境里一模一样的情景时，顿时热泪盈眶。此时黄昏降至，暗下来的日光照射着她流泪的脸。她此时正是笑中带泪。

一位水手走了过来，带着关怀的声音说道：“这位女士，请问我能帮您什么忙吗？”

马尔蒂匆匆地擦了擦眼角，急迫地问道：“先生，您知道海的对面有小岛吗？”

水手微微一愣，说道：“那是在很远的地方了，那边礁石众多，不管是油轮还是捕鱼船都很少经过那里，好像是座荒岛。”

马尔蒂大声地念叨：“他一定在那里，他一定在，请您带我去吧。”

水手看到这位女士情绪激动，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就把她带到了船长那里。

“不管出多少钱，求您务必要帮我。”

船长听了她的描述一头雾水，很委婉地拒绝了，“夫人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只是那里礁石众多，只适合使用小船。”

“那把小船借给我吧，我一个人去。”马尔蒂已经等不及了，天色很快就要黑下来。

“明天我带您过去吧，这么晚去的话会很危险的。”船长最终叹了口气，决定帮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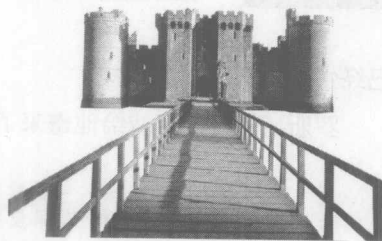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，船长带着马尔蒂出发了。当船航行了数十英里快要靠近小岛的时候，岛上燃起了烟，这是个再明显不过的求救信号。

他们在岛上看到了尚在人世的索斯特。他衣衫褴褛，脸色苍白，一见到妻子两人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

等他吃饱喝足，休息好之后，告诉了众人他在飞机爆炸前跳伞幸运地落在了这座岛上。由于岛上有些野果树还有小型的动物，让他勉强活到现在。

唯一支撑他活下去的动力就是妻子，他每天念着她的名字，谁知竟然化成了梦境。

船渐渐地驶回了小镇，这个故事也随之不胫而走，后来那座小岛被人们取名叫做“希望之岛。”



米赛格洛庄园

离开停尸房，他边走边思考着走过庭院到教堂杂役的房间，教堂的大钟这时候又响了起来。他想到得在教堂的墓地上挖一个坟墓，还必须再跟库克斯见见面。

[法]莫里艾可

庄园的男主人罗斯特望着窗外的夕阳入神，黄昏的日光斜照在房间里，凉风拂过吹乱了他满头的银发。

虽然上了年纪，他依旧体格健壮，面色红润，看上去十分有活力。而此时眼光中却透露着怒气，上嘴唇耷拉着，一筹莫展。

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，他站起身等待着来者。门打开后，走进来一个年龄和他相仿的女人，正是他的夫人。

她表情焦虑，甚至可以说是心烦意乱。她用不安的语气说道：“亲爱的，那可怜的孩子病得很严重，他看上去情况很糟糕。”

“真的是这样吗？没有办法了？”罗斯特的面容显得苍老极了。

她轻轻地点点头，这时候响起了教堂的钟声。“熬不过今晚的话，可能就凶多吉少了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罗斯特重重地叹了口气，“你快去陪陪他吧，库克斯一会儿要来，我问他些话就过去。”

这件事要从三个月前说起，也正是那个叫库克斯的孩子，还没有来到米赛格洛庄园的那个夏天。

罗斯特 50 多岁了却没有后代，他们领养了一个孤儿叫卡兰克，他在这里



已经生活了两年。

罗斯特的一位亲戚给他寄来了一封信，信上这样写道：

我亲爱的叔叔，好久都没有联系了，恳求您的原谅。最近我有些重大的活动要参加，无暇顾及家庭。想让我的孩子库克斯来您这边住上一段时间，多认识几个朋友，也替我来向您请安。这个孩子可能从小缺少父爱，性格有些孤僻，行为、爱好有点古怪，希望您能多开导、教育他……

罗斯特没有往下看把信放一旁，叫人安排好住处，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。

在五天后的夜里，库克斯来到了这儿。当他走出轻型马车时，随手给了车夫一些赏钱。然后一声不响地走进了庄园的大门。

罗斯特提前得到了消息，正站在门廊内等候着。在灯光下，他发现来者是一个十五六岁、身材消瘦的年轻人，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，脸色白得吓人。

库克斯上前行礼，声音低沉略带些沙哑：“谢谢您为我准备的马车，这么晚了我应该明天再赶过来的，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罗斯特冲他慈祥地笑了笑：“天这么黑，我只是担心会不安全，快进来吧。”罗斯特觉得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个内向、不善言辞的孩子。

“我喜欢在夜间赶路。”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，让众人都大吃一惊。

卡兰克比他小两岁，两人很快成了很要好的玩伴。卡兰克就像是着了魔似的，一天到晚总跟在他的屁股后面，毕竟庄园里的同龄人不像成年人那么多。

罗斯特夫人偶然问到卡兰克，那个从远处来的哥哥怎么样的时候，小男孩笑着回答道：“他总是教我玩各种招鬼的游戏，还给我玩很多有趣的玩意儿。”

“比如什么呢？”罗斯特夫人听丈夫说过，那孩子爱好很怪，没想到是个鬼神论者，这可不是件好事情。

“他的玩意儿可多了，死人的头骨还有塔罗牌以及贝壳什么的。”

罗斯特夫人听了不禁皱起了眉头，这样可不行，她打算找个时间把这件事情跟丈夫说说。

库克斯经常来图书馆查看一些古书，有的仆人看到过他经常去教堂后的墓地。在他到来之后的一星期之内，和每个人相处得还算融洽。

星期四的一天早上，仆人发现黑公鸡不见了。之后他们只在花园的垃圾堆上发现了烧焦了的鸡毛。当天下午，罗斯特靠在窗前看着下面的风景，瞧见卡兰克跟着库克斯来到了花园的角落。

卡兰克认真地看着手掌心里的某件东西，库克斯站在一旁盯着他看。那是件亮闪闪的东西，卡兰克放在眼睛前，样子十分入迷，忽然他全身不由得抖动起来，仰面跌坐在地上。

库克斯急忙捡起它放在了口袋里，丢下同伴转身要走。

罗斯特察觉到这孩子似乎并不太重友谊，只是把伙伴当成消遣的对象，他轻敲玻璃窗来吸引他们的注意。

库克斯扬起头，从对方的眼神里似乎读出了用意。用手把卡兰克拉起来，两人向花园的另一侧走去。

晚饭后，罗斯特把这两个孩子叫到了自己的房间里。

“我总能听到仆人说你在研究鬼魂，不知道今天下午你们是在做什么？”罗斯特一脸严肃地问道。

库克斯丝毫没被对方的气势吓到，潇洒自如地一笑，答道：“您一定是误会了，我们在表演历史的一个片段。在片段里，王子从巫师的玻璃球里看到了国家未来的命运，并被他所看到的恐怖事件吓倒了。”

卡兰克没吭声，只是不知所措地看着库克斯。

罗斯特口头上告诫了他几句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

晚上罗斯特夫人去查房的时候，发现卡兰克脸上显出不自然的红晕，而库克斯面孔苍白，神情宁静，睡梦中都带着淡淡的笑容。

第二天，卡兰克卧床不起，发起了高烧，病情越加严重。医生检查过说他的精神过于紧张，给他服用了一些镇静剂，高烧不退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昨天还好好的。”罗斯特第一个问的人就是库克斯。

“我也不清楚。都是我不好，昨天那个愚蠢的戏剧让他受了惊吓，我从来没想到会这样。”

罗斯特咬紧了嘴唇，“那到底是怎么一个故事？会把他吓成这样？”

“我们那边的巫婆告诉了我一个办法，可以在玻璃球里看到怪异的景象。我从来没想到这会是真的。”



“真的？你是指什么？”

库克斯回答道：“是这样的，昨天我听见他说了一些怪话，还提到一些陌生人的名字然后就倒在了地上。”

罗斯特无法对他过多地责备什么，只是哀伤地叹了口气，“医生说他的状况很不乐观，我们能做的只有向上帝祈祷了。”

这时，罗斯特夫人拿着蜡烛快步走进房间，焦急地说：“快过去看看，卡兰克那孩子快不行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你是说他会死吗？会不会？”罗斯特语无伦次地问道，跟在了妻子身后跑了出去。

库克斯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慢悠悠地跟在了最后面，脸上露出了极为诡异的笑容，缓缓地关上了房门。

罗斯特夫妇来到了脸色接近惨白的卡兰克床边，双手握住孩子虚弱无力的手。

“你会没事的，孩子，你会没事的。”罗斯特夫人眼里带着泪说。

卡兰克有气无力地答道：“罗斯特姨妈，对于黑色小公鸡的死，我很抱歉。我们不该那么做的……”

“傻孩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”

男孩一脸严肃，“告诉库克斯不要看那个玻璃球，会被……”

还没说完，他咽气了。

罗斯特夫人抱着孩子的躯体大哭起来，而一旁的罗斯特满脸忧伤，眼神黯淡无光。他迈着疲倦地步子出了屋。

离开停尸房，他边走边思考着走过庭院到教堂杂役的房间，教堂的大钟这时候又响了起来。他想到得在教堂的墓地上挖一个坟墓，还必须再跟库克斯见见面。

“黑公鸡事件”虽说是件小事，但必须弄清楚。它可能跟男孩子生病时的胡言乱语有关联，还有那个怪异的玻璃球。

卡兰克葬礼在两天后举行。那天天色昏暗，狂风呼啸。抬棺的人抬着棺材从教堂门廊走向墓地，一个个举步维艰，只能在黑幕中摸索着踉跄前行。

罗斯特夫人待在她的房间里，她过于悲伤过度身体出了些状况。库克斯

也参加了葬礼，他穿着宽大的丧服，脸上的表情如同死者一般凝滞，看上去精神恍惚。

人们注意到，他会突然转头向后望去。似乎听到什么可怕的声音，表情极为恐惧。没有人看到他何时离开，那天晚上他就失踪了。

在一个月后，库克斯的父亲收到一封信。这封信让这位自负而不负责任的父亲受到严重打击——他儿子死了。

自从库克斯失踪的当晚，风雨大作，罗斯特顶着雨和庄园的仆人们四处寻找。终于在教堂北门发现了他。

当时，他双手抓在门板的底角，耷拉着脑袋，光着脚，鞋子不知跑到了哪里，脚上的袜子破成碎片，腿上血迹斑斑，满是伤痕。

经过一番调查，没有查出任何线索，死因不明。事后，两人被埋葬在了教堂后面的墓地里。

罗斯特先生去世后，庄园的继承者是比罗先生，他们从几英里外的森尔克郡的小楼搬到了米赛格洛庄园。

比罗本是个小商人，但罗斯特的遗嘱写明他的所有财产将由他继承。

他的女儿塞蒂和仆人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，才将家具及所要带走的各样东西整理完并在庄园安置好。

他们的生活一直很平静，直到几个星期后的一个早晨。

仆人贝妮正在打扫花园，从一个很暗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玻璃球。形状很好看，她就拿给了玛米。

“小姐，今天我要送你个礼物。”玛米大婶一直很疼她，一脸神秘地看着她。

塞蒂睁着大大的眼睛，“什么东西？不会又是前年你送给我的那种布娃娃吧？”

“我找到一个男孩刚刚做成的宝贝玩意儿，可能玩耍的时候掉在了墙角里了。我想你会喜欢它。”说着，玛米大婶将一件坚硬的、闪闪发光的東西放在桌布上。

塞蒂愣了片刻，好奇地从桌上拿起来捧到了手心里，摸上去很光滑，她高兴地笑了起来，“谢谢你，我非常喜欢，就像是童话里面女巫用的水晶球。”

“那小姐你自己玩吧，我得打扫房间去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飞来一群锯蝇赶也赶不走。”



“什么是锯蝇？他们不会咬坏我的衣服吧？”

玛米大婶被逗得捂着嘴巴笑了起来，“锯蝇就是略带红色的、像大蚊子一样的生物，只不过个头比蚊子略小一点儿。我觉得它们没有害，只是看上去让人心烦意乱。”

塞蒂露出天真的笑脸说道：“那就不要动它们了，说不定还会吃害虫呢，就像壁虎。”

玛米走后，塞蒂坐在椅子上，把玻璃球放在眼前对着阳光好奇地看起来。她脸上的笑容渐渐地隐去，显现出一种紧张的神情。

两天之后，塞蒂的老朋友露娜收到了写给她的信，两人是无话不谈的好友，对方有什么烦心事都会首先告诉对方。

信上这样写道：

亲爱的露娜，我和爸爸从森尔克郡搬到了米赛格洛庄园，你已经知道了吧？真怀念在一起的时光。这里的人都称呼我们主人——噢，是小姐和老爷，就像过去年代许多人的称呼一样。在这里，我们能体验到现代的优雅气息和历史的源远流长，我非常喜欢这里的生活。这座小小的城镇生活很平淡，但是却很真实，每个人都很有礼貌。

写到这里，信上的笔迹和风格陡然一变：

我最好的朋友，我要告诉你一件怪事。今天早上玛米大婶送给了我一个礼物，是个很漂亮的玻璃球。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一直凝视它，就像是着了魔一样无法把眼睛移开。我不敢确定是不是从中看见了什么奇怪的景象。

还是让我仔细地讲给你听吧。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，是一块墓地，我猜就是教堂后面的那片。在墓碑前站着个披着红斗篷、身穿烂裙子的极为丑陋的老妇人，她看上去就像是个死人，枯瘦的身子，眼睛里没有一丝光芒，全身灰蒙蒙的。在她旁边站着一个穿着100年前那种衣着的男孩。

露娜，你一定想不到吧，那个老妇人交给他一个亮闪闪的东西，我猜就是玛米大婶送给我的玻璃球。下一幕是两个男孩，其中一个就是前面